

苗情醉江海  
◎吴有涛

## 拍大蒜

◎黄妍

厨房里,我常看母亲拍大蒜。她将蒜头置于案板之上,刀面横拍下去,“啪”一声,蒜瓣便从白衣中迸裂而出。初时完整,经此一击,四分五裂,蒜香四溢。我每每站在一旁,总觉得这蒜头颇似人的一生,不经拍打,难成美味。

蒜头初从泥土中掘出时,裹着层层白衣,圆润饱满,看似坚不可摧。青年人亦如此,未经世事,天真烂漫,以为世界不过是个大花园,处处皆是和风细雨。殊不知,人生如烹饪,非经刀拍火烤,不能成器。

记得以前的新闻报道中有个孩子,名叫阿林。他家庭条件优越,父母呵护备至,从未让他受过了点委屈。上学有车接送,功课有家教辅导,连鞋带都是母亲系的。后来他父亲生意亏本,家道中落,阿林就如那未经拍打的蒜头,外表完整,内里却早已崩溃。他整日蜷缩在屋里,不敢面对世界,终于在一个雨夜吞药自尽。

人们都说可惜,我却想,若早有人拍打他一下,或许结局不至于此。

大蒜不经拍打,蒜香便锁在那白衣之中,永远得不到释放。年轻人不经挫折,潜力就埋在温床里,永无出头之日。我父亲认识的一名作家,年轻时穷困潦倒,住地下室,吃方便面,却坚持写作。退稿信积了厚厚一叠,他却说:“每一封退稿信都是一次拍打,拍掉我的骄傲,拍出我的真材实料。”后来他成名了,那些曾经的苦难都成了他文章里的味精,让文字有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
拍蒜的力道也需讲究。太重,蒜泥四溅,难以收拾;太轻,蒜瓣不裂,徒劳无功。大蒜被拍裂后,白衣破碎,蒜瓣分离,看似支离破碎,实则正是烹饪所需的最佳状态。青年人经历挫折后,或许会暂时消沉,但正如蒜瓣在油锅中爆香,终将焕发出生命的精彩。我一个同学的哥哥先打工,

后离岗创业,终因多种原因创业失败,负债累累,一度想轻生。后来他痛定思痛,认真总结经验教训,从骑自行车摆摊卖衣服的小生意做起,如今已是一家近两百人服装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。他说:“要不是那次失败拍醒了我,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能扛。”

蒜头被拍打时,会发出清脆的响声,那是它抵抗外力的最后倔强。青年人遭遇挫折时,也会心生愤怒、不甘,那是生命力的表现。最怕的是如阿林那般,连反抗的声音都没有,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

每次看母亲拍蒜,我总想起那些在逆境中奋起的青年人。他们像蒜瓣一样,经拍打而裂变,因裂变而成长。母亲说,唯有拍过的大蒜炒菜才香。我想,经过历练的人生或许也更值得品味。

刀起刀落,蒜香四溢。案板上的裂变,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礼赞。

## 山海万里战友情

◎陆卫杰

此次福建之行,承蒙范处长夫妇全程相伴。老战友们重逢的欢声笑语始终飘荡在闽东大地的风里、浪里、云影间。

首站福鼎,我们迫不及待地拥抱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。沙埕港内,渔船如星子般缀满海面,咸腥的海风裹挟着渔民爽朗的吆喝,远处眺望那熟悉的营房,瞬间唤醒记忆深处的熟悉气息。太姥山之行虽因风雨受阻,未能登顶览胜,可雨中结伴折返的身影,却让彼此搀扶的情谊愈发清晰——石阶上深浅不一的水洼倒映着并肩的身影,云雾缭绕间浅尝辄止的攀登,成了战友间相互照应的温情注脚,亦化作此行最美的风景。

随后的旅程处处是往昔与当下的交织。东冲军港虽已卸下昔日重任,废弃的军港与斑驳的老营房却依然挺立,如沉默的老兵诉说着峥嵘往昔。当老战友们驻足在曾经挥洒青春的地方,目光拂过褪色的砖墙,指尖摩挲着锈

蚀的铁门,那些关于热血与坚守的记忆碎片,在相视一笑中悄然拼凑完整。下白石军工厂里,老旧的机床与崭新的船坞形成鲜明对比;耳边仿佛还回荡着当年机器的轰鸣声,眼前则是海军现代化的蓬勃气象。三都军港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海浪都令我们感慨万千——这里不仅镌刻着祖国海防的变迁,更见证了我们共同的青春与信仰。

行程后半程,平潭的风雨也未能阻挡我们的脚步。在68海里风景区,6级大风裹挟着骤雨袭来,老战友们依旧冒雨而立,向着海峡对岸眺望。咸涩的雨水混着海风扑在脸上,打湿的衣襟紧贴脊背,可眼底炽热的期盼与心中“盼台湾早日回归”的祈祷,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量。古朴的福建古石厝在风雨中静默伫立,斑驳的石墙不仅诉说着岁月沧桑,更见证着平潭人民与风浪博弈的智慧。

第五天的行程更是一场历史与烟火的交融。马尾船政的每一处建筑、每一段文字都激荡着中国近代海军崛起的热血;亚洲最大的水产品交易市场里,琳琅满目的海鲜、此起彼伏的叫卖声,蒸腾着浓郁的生活气息;福州三坊七巷的白墙黛瓦间,名人故居、传统美食、特色工艺相映成趣,令我们沉醉于闽都文化的深厚底蕴里。

一路上,老战友们或围坐一桌大快朵颐、笑谈当年,或并肩漫步、追忆往昔,或风雨同舟、相互扶持。吃得尽兴,玩得畅快,走得踏实。尽管身体疲惫,但心里满是重逢的喜悦、故地重游的感动,以及对未来的殷切期盼。每一份疲惫都化作珍贵的回忆,每一次同行都让战友情谊更加醇厚绵长。

福建之行,不仅是一次味蕾与风景的盛宴,更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战友情深之旅。山海万里,情谊长存,这段旅程,注定成为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篇章。

## 春来了

◎王怡

芬芳  
一叶

春天来了,来得有点措手不及。当你还身着棉衣,却蓦然发现目光所及之处尽是那一抹抹淡粉、一丛丛浅绿、一簇簇金黄。

春天的风,多么温柔多情呀,不像冬天的风,冷言冷语,疾声厉色。春天的风温柔敦厚,柔柔地吹,轻轻地拂。吹得人心痒痒的、暖暖的,吹得人心啊草长莺飞。你忍不住伸手想掬一捧春风回家供养,那家里定然也是春暖花开。然越是想抓越抓不住,春风调皮着呢,轻轻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,又悄悄钻进你的手心,一来二去,把你弄得没了脾气,任由她欢快地笑着跳着,还不忍恼她,索性就舒展身体、张开双臂、敞开胸怀,等待她、迎接她、拥抱她。春风恰也懂你,此时正一个劲儿地往你怀里来,你轻轻抱着她、揽着她,便坐拥了锦绣无数。

春天的雨,润物细无声。那滴答滴答的雨声,是对大地诉说的绵绵情话。细细听,分明能听得到动人的相思。春雨是把藏了一年的思念缱绻在对大地的温情中啊!李清照《声声慢》里的雨是凄风苦雨,哀婉凄凉、深沉凝重。春雨是明媚生动的,她给大地带来了希望,每年因她的到来,大地仿佛重新活过了一回,处处焕然一新。他们懂得,相逢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将是记忆长河里的点点荧光,烛照了彼此思念的长夜,春雨只愿留在大地的记忆里久一些,再久一些。

春天的鸟鸣,清灵婉转,许多叫不出名儿的鸟,声音却是动听。清晨四五点,窗外的鸟儿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春之歌。领唱的鸟儿一开嗓,便一鸣惊人,声音干净、空灵、纯粹。这边唱罢,那边开始和,一唱一和,鸟鸣树巅,至静中有至动,静穆的观照中有飞跃的生命。天地苍茫,音如天籁,清灵的音色中自有一股穿透力,如涟漪一圈一圈地荡,一波一波地唤醒你迷惘的灵魂。你的心啊,就在这涟漪的中心,心随音漾,慢慢散开,渐渐消去,最后汇入无穷。我与鸟儿似有默契,当第一声啁啾流转,沉睡的我便苏醒,闭着眼静静听,享受着上天的恩赐。

春天的花儿,极尽一生灿烂吐露芳华。樱花的粉、梨花的白、玉兰的紫、菜花的黄,渐欲迷了人眼,她们无不耀眼奢华,倾尽生命的力气在绽放!每每看到此景,眼睛总是挪不开、舍不得,怕辜负了花儿们的美好韶光。林花谢了春红,总是太匆匆。花儿们可不这么想,她们全神贯注地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里,酝酿着大自然的写意,构思着春天的诗情画意。她们一点儿也不自私,玉兰高贵,桃花娇艳,茶花雍容,连一直作为配角的金钟花、诸葛菜,这些人们叫不出名儿却又无法忘怀的小野花,无一不把自己最美的芳华奉献给春天。她们认为生命没有穷尽,她们做的只是将纯真之美坚持下去,将自然之诗捍卫到底!

我听见了春天的召唤,看见了春天正向我招手。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往外走,走进春天里,走进生命的绚烂里。